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二十一卷

1864年10月—1868年12月

马克思 恩格斯
中共中央 列宁 斯大林 著作编译局编译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邓仁娥
装帧设计:尹凤阁 王师颀
版式设计:程凤琴
责任校对:周 昕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二十一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
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 2 版.

-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5

ISBN 7-01-003429-X

I. 马… II. 中… III. 马恩著作-全集 IV. A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44595 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MAKESI ENGESI QUANJI

第二十一卷

马克思 恩格斯
中共中央 著作编译局编译
列 宁 斯大林

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3 年 5 月第 2 版 2003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 25.875 插页 8

字数:644 千字 印数:1-5,000 册

ISBN 7-01-003429-X



9 787010 034294 >

ISBN 7-01-003429-X 定价:48.00 元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目 录

前言	1—10
卡·马克思 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	5—15
卡·马克思 协会临时章程	16—19
卡·马克思 *关于临时中央委员会成员的决议	20—22
卡·马克思 *关于接受工人组织加入国际工人协会的 条件的决议草案	23
卡·马克思 致美国总统阿伯拉罕·林肯	24—26
卡·马克思 *给《观察家报》编辑部的信	27
卡·马克思 致斯图加特《观察家报》编辑	28—31
卡·马克思 *关于法国对波兰的态度的演讲草稿	32—52
卡·马克思 *给中央委员会的报告的草稿	53
卡·马克思 论蒲鲁东(给约·巴·施韦泽的信)	54—63
弗·恩格斯 提德曼老爷 古代丹麦民歌	64—66
卡·马克思 致《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的声明	67—68
弗·恩格斯 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	69—115
一	74
二	90
三	102

卡·马克思
和
弗·恩格斯

1864年10月—1868年12月

ADDRESS
AND
PROVISIONAL RULES
OF THE
WORKING MEN'S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ESTABLISHED SEPTEMBER 28, 1864,

AT A PUBLIC MEETING HELD AT ST. MARTIN'S
HALL, LONG ACRE, LONDON.

PRICE ONE PENNY.

PRINTED AT THE "BEE-HIVE" NEWSPAPER OFFICE,
10, BOLT COURT, FLEET STREET.

1864.

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第1版的扉页

卡·马克思

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

协会于 1864 年 9 月 28 日在伦敦朗-爱克街
圣马丁堂举行的公开大会上成立¹

工人们! ①

工人群众的贫困在 1848 年到 1864 年间没有减轻,这是不容争辩的事实,但是这个时期就工业的发展和贸易的扩大来说却是史无前例的。1850 年,不列颠资产阶级一家温和的、消息灵通的机关报曾经预言,只要英国的进出口贸易增加 50%,这个国家里的贫困现象就会消灭。其实不然! 1864 年 4 月 7 日,财政大臣曾用下面这样的声明取悦他的议会听众:英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在 1863 年已经增加“到 443 955 000 英镑! 这个惊人的数额几乎比刚刚过去的 1843 年时代的贸易额多两倍!”虽然如此,财政大臣还是雄辩地讲到了“贫穷”。他喊道:“请想想那些濒临贫穷深渊的人们”,“那……没有提高的工资”,“那十有八九都是为生存而挣扎的……人的生活!”²可是他完全没有提到爱尔兰人民,他们在北部正逐渐被机器所取代,在南部

① 在 1866 年伦敦出版的小册子中是“工人朋友们”。——编者注

正逐渐被牧羊场所排挤；可是羊群在这个不幸的地区也在减少，不过不像人减少得那样快罢了。他没有重复最高层贵族社会的代表诸君在惊慌失措中刚刚脱口说出的话。当“勒杀犯”³所引起的恐慌达到了相当程度时，上院决定要对流放和苦役情况进行调查，并把调查结果用报告书形式加以公布。真实情况已在1863年的一本厚厚的蓝皮书⁴中揭露出来，由官方提供的事实和数字证明，在英格兰和苏格兰，连最坏的刑事犯（苦役犯）也比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农业工人工作轻得多，饮食却好得多。但是还不止于此。当兰开夏郡和柴郡的工人因受美国内战影响被抛掷到街头时⁵，同一个上院又派出一个医生到工业区去，任务是查明按最低廉的价格和最简便的方式来供给，平均至少需要多少碳素和氮素，才刚好能够“防止饥饿病”。当时医务专使斯密斯医生确定，一星期至少需要28 000格令^①碳素和1 330格令氮素，才可以维持一个普通成年人的生命……也就是把他维持在刚好不致发生饥饿病的界限上；其次，他还发现，这个数量大约与棉织工厂的工人在极度贫困压迫下实际上所能够得到的菲薄养料相等^②。但是请注意！同一个博学的医生，不久后又被枢密院卫生视察员派去调查工人阶级中更贫困部分的营养状况了。他的调查结果写在今年根据议会命令公布的《公共卫生。第6号报告》^③

① 1格令=0.065克。——编者注

② 大概用不着提醒读者，除水的构成元素和某些无机物外，碳素和氮素也是人类食物的原料。但是要使人体获得营养，这些简单化学成分应该以植物或动物物质的形态供给；例如马铃薯主要是含有碳素，而小麦面包则含有相当分量的碳素和氮素。

③ 《公共卫生。枢密院卫生视察员第6号报告。1863年》1864年伦敦版第13—17页。——编者注

内。这位医生发现了什么呢？他发现，丝织工人、缝纫女工、织手套工人、织袜工人以及其他工人的食物，平均^①比失业的棉织工人的救济口粮还坏，甚至没有包含“刚好能够防止饥饿病”的碳素和氮素。

我们在报告书中读到：“不仅如此，在调查属于农业人口的家庭时发现，这些家庭有五分之一以上得不到必需的最低限度的含碳食物，有三分之一以上得不到必需的最低限度的含氮食物，并且在三个郡里（伯克郡、牛津郡和萨默塞特郡），缺乏含氮食物是通常的现象。”官方报告中补充说：“应当记住，食物的匮乏已经极难忍受，而食物的恶化通常是在其他各种匮乏之后才发生的……甚至保持清洁也成为一种费钱或难于办到的事情；如果由于自尊心而仍然要保持清洁，那么，每一次这样的企图都不免要带来更多的饥饿痛苦。”“这种情形是令人痛心的，特别是当人们想到这里所谈的贫困完全不是因懒惰而应得的惩罚；在一切场合，这都是劳动人民的贫困。实际上，工人为取得这点菲薄食物而支出的劳动，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时间非常长久的。”

报告书举出了一件奇怪和相当出人意料的事实：“在联合王国各个部分（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中，正是在英格兰（这个王国最富有的部分），农业人口吃得最坏”；但是，甚至伯克郡、牛津郡和萨默塞特郡的农业工人，也比伦敦东头大量家庭工业的熟练工人吃得好一些。

这就是官方按照议会命令在 1864 年间，即在自由贸易的黄金时代公布的材料，正是这时财政大臣向下院通知说：

“不列颠工人的一般状况已经有了改善，并且应当承认这种改善是绝无仅有的，是任何一个国家和任何一个时代都比不上的。”^②

① 在德文版中加有“每年”。——编者注

② 马克思在这里和下面引用了英国财政大臣格莱斯顿于 1863 年 4 月 16 日在下院的讲话。——编者注

同这种官方的赞美词令形成尖锐矛盾的是官方的公共卫生报告中这样一句枯燥的评语：

“一国的公共卫生状况是指其居民大众的健康而言，如果这些居民直到最下层在生活上得不到一定的保障，那他们就很难是健康的了。”

财政大臣被“国家进步”的统计数字弄得眼花缭乱，他得意忘形地喊道：

“从1842年到1852年，国内应该课税的收入增加了6%…… 在从1853年到1861年的8年内，如以1853年的收入为基础，则增加了20%！事实令人惊奇得几乎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 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格莱斯顿先生补充说，“完全限于有产阶级！”^⑥

如果你们想知道，产生这种“完全限于有产阶级的财富和实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长”的条件过去和现在怎样使工人阶级健康损坏、道德堕落和智力衰退，那就请你们看一看最近一次《公共卫生报告》关于印刷厂和男女服装缝绗厂情况的描绘吧！^①请你们把这一描绘同1863年公布的《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对照一下，例如，那里有这样一段话：

“陶工这一类人，不论男女，在体力和智力方面都是居民中最退化的部分”，“不健康的儿童，将来又要成为不健康的父母”，“有增无已的人种退化是不可避免的”，“斯塔福德郡的居民，若不是经常有邻近地区的居民流进来，若不是与比较健康的居民群通婚，他们的退化程度是还会更加厉害的”^②。

① 《公共卫生。枢密院卫生视察员第6号报告。1863年》1864年伦敦版第25—29页。——编者注

② 《童工调查委员会(1862年)。委员会委员的第1号报告》1863年伦敦版第24页。——编者注

请看一看特里门希尔先生的蓝皮书《面包工人的申诉》^①吧！当人们读到工厂视察员发表的有官方的出生和死亡统计数字作说明的奇怪声明时，又有谁能不为之浑身战栗呢？据这个声明所说：当兰开夏郡的工人依靠少量救济粮维持生活时，他们的健康状况实际上却改进了，因为由于棉荒，他们暂时停止了在棉织工厂做工；儿童死亡率在这个时期也减低了，因为母亲这时终于有可能给他们喂奶，而不是给他们喂安眠的鸦片药水了！

现在让我们重新来看看事情的另一面吧！1864年7月20日向议院提出的关于所得税和财产税的报告表明，根据收税员的估计，每年收入在5万英镑以及5万英镑以上的人数，从1862年4月5日到1863年4月5日的一年中增加了13人，即从67人增加到80人。从同一个报告中还可以看到，大约有3000人每年共收入2500万英镑，这个数目比英格兰和威尔士全体农业工人每年的收入还要大。翻开1861年的人口调查表，你们就会看到，英格兰和威尔士两处的男性土地所有者人数已经由1851年的16934人，减少到1861年的15066人；这就是说，土地集中程度在10年中增大了11%。如果英国地产集中于少数人手中的过程今后仍将如此迅速地继续下去，那么土地问题就将异常简单化，就像在罗马帝国有过的情形那样，当时尼禄皇帝听说非洲一省有一半土地属于6个所有者，就曾露齿狞笑。

我们这样详细地谈到这些“令人惊奇得几乎到了难以置信的程

① 休·西·特里门希尔《就面包工人的申诉向女王陛下内务大臣的报告》1862年伦敦版。——编者注

度的事实”，是因为英国在贸易和工业方面占欧洲第一位^①。请回忆一下，几个月前路易-菲利浦的一个亡命的儿子就曾公开祝贺过英国农业工人，说他们的命运比他们在拉芒什海峡彼岸的那些较不幸的同伴们好些。的确，在大陆上所有先进的工业国家里，都在重复着英国的情况，只是带有不同的地方色彩和规模较小罢了。从1848年起，在所有这些国家里，工业都有了空前的发展，输入和输出都有了梦想不到的扩大。在所有这些国家里，“完全限于有产阶级的财富和实力的增长”确实是“令人陶醉的”。在所有这些国家里，也如在英国一样，实际工资^②对于工人阶级的少数稍微有些提高，但对大多数来说，货币工资的提高很少表示福利的实际的增长，正如对于伦敦贫民院或孤儿院的人来说，购买他们的生活必需品在1852年费7英镑7先令4便士，到1861年要费9英镑15先令8便士，这并不表示他们的生活有了任何改善。工人阶级的广大群众到处都在深深地下降，下降的程度至少同那些站在他们头上的阶级沿着社会阶梯上升的程度一样。不论是机器的改进^③，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交通工具的改良，新的殖民地的开辟，向外移民，扩大市场，自由贸易，或者是所有这一切加在一起，都不能消除劳动群众的贫困；在现代这种邪恶的基础上，劳动生产力的任何新的发展，都不可避免地要加深社会对比和加强社会对抗。这在欧洲一切国家里，现在对于每一个没有偏见的人都已成了十分明显的真理，只有那些一心想使别人沉湎于痴人乐

① 在德文版中加有“并且在世界市场上实际上代表欧洲”。——编者注

② 在德文版中加有“也就是用货币工资所能买到的生活资料”。——编者注

③ 在德文版中加有“化学上的发现”。——编者注

园的人才会否认这一点。在这种“令人陶醉的”经济进步时代，在不列颠帝国的首都，饿死几乎已经成为一种常规。这个时代在世界编年史上留下的标志，就是被称为工商业危机的社会瘟疫日益频繁地重复发生，规模日益扩大，后果日益带有致命性。

在 1848 年革命失败后，大陆上工人阶级所有的党组织和党的机关报刊都被暴力的铁腕所摧毁，工人阶级最先进的子弟在绝望中逃亡到大西洋彼岸的共和国去，短促的解放梦已随着工业狂热发展、道德败坏和政治反动的时代的到来而破灭了。大陆上的工人阶级的失败，部分是由无论当时或现在都和圣彼得堡的内阁结成兄弟同盟的英国政府的外交所促成，这一失败很快也就把自己的传染作用扩展到了拉芒什海峡的这一边。大陆上的阶级弟兄的失败，把英国工人阶级弄得垂头丧气，挫伤了它对自己事业的信心，同时却使土地巨头和金融巨头恢复了他们已经多少动摇了的自信。他们蛮横地收回了已经宣布过的让步。新的金矿产地的发现，引起了大量的向外移民，结果在不列颠无产阶级队伍中造成了不可弥补的缺陷。工人阶级中另一部分先前积极的分子，受了暂时增加工作和工资的诱惑而变成了“政治工贼”。维持或革新宪章运动⁷的一切尝试都遭到了决定性的失败；工人阶级的机关报刊由于群众的漠不关心而相继停刊；的确，英国工人阶级过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苟安于政治上的毫无作为。如果说英国工人阶级和大陆上的工人阶级之间过去在行动上没有过一致，那么现在至少在失败上是一致了。

虽然如此，1848 年革命以来的这一段时期还不是白白地过去的。我们这里只指出两件重大的事实。

英国工人阶级经过 30 年惊人顽强的斗争，利用土地巨头和金融巨头间的暂时的分裂，终于争得了十小时工作日法案⁸的通过。这一

法案对于工厂工人在体力、道德和智力方面引起的非常良好的后果，在工厂视察员每半年一次的报告书中都曾指出过，现在已经为大家所公认。欧洲大陆上的大多数政府都不得不在作了或多或少的修改之后采用了英国的工厂法，而英国议会本身也不得不每年扩大这一法律的应用范围。但是这个对工人的措施的成功，除了有实际的重要性以外，还有另一个重大的意义。资产阶级通过自己颇有名气的学者如尤尔博士、西尼耳教授及其他同类聪明人的口屡次预言，并且不停地重复说：对于工时的任何立法限制都必然要为不列颠工业敲起丧钟；不列颠工业像吸血鬼一样，只有靠吮吸人血，其中也有儿童的血，才能生存。古时杀害儿童是崇拜摩洛赫神的宗教的神秘仪式，但它只是在一些极隆重的场合下实行，大概一年不过一次；同时摩洛赫神并没有表示专爱吃穷人的儿童。这种围绕用立法手段限制工时问题而展开的斗争所以更加激烈，撇开利润贪求者的惊慌不谈，是因为这里的问题涉及到一个大的争论，即构成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实质的供求规律的盲目统治和构成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实质的由社会预见^①指导社会生产之间的争论。因此，十小时工作日法案不仅是一个重大的实际的成功，而且是一个原则的胜利；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第一次在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面前公开投降了。

但是，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对财产的政治经济学^②还取得了一个更大的胜利。我们说的是合作运动，特别是由少数勇敢的“手”独力创办起来的合作工厂。对这些伟大的社会试验的意义不论给予多么

① 在德文版中是“由社会认识和社会预见”。——编者注

② 在德文版中不是“财产的政治经济学”，而是“资本的政治经济学”。——编者注